

南強夢

创造

信念



南 强 梦

●主 编 徐足之

●副主编 高 俊

谨以此献给
母校第二届
校庆文化艺术周

一九八九年四月六日·厦门大学

南 强 梦

《南强》特刊

顾问	王豪杰	柯炳麟	陈家声
指导	王炜中	陈惠光	黄宗实
编委	刘少华	梅 涛	应 星 徐宁波
	黄 杰	高 俊	徐足之

南 强 梦 序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我校几位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学生半年来的心血结晶。厦大建校六十八年来，学生爱校的佳话不胜枚举，但象他们如此系统地纵论母校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在厦大还是第一次。尤其使我感动的是，作者中有些是毕业班的同学，他们在自己的毕业分配尚无着落的情况下，却满腔热忱地关切母校的前途，用深沉的爱心和热切的期望，编织了献给母校的最好礼物——《南强梦》。

翻开这本《南强梦》，我们处处可以感受到作者们敏锐、躁动的灵魂，感受到他们对母校前途的焦灼和期望。虽然文章的许多论点也许并不妥当和成熟，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我以为年轻人的幼稚和偏激常常是可以原谅的，而最不可以原谅的恰恰是丧失了信念、朝气和热情。

厦门大学是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创办的，鲁迅先生曾在此任教，六十八年来，“南方之强”梦萦厦大数万学子。令我无比欣喜的是，在这些年青人的身上，我看到了“南强”之光。我想，实现“南方之强”的“南强梦”不必在其它地方找寻，其答案就在他们以及所有象他们那样的厦大赤子身上。

李维三

于校庆68周年前夕

操作·行动

(代前言)

这几位可亲可敬的朋友，沉醉了五个多月，终于做完了“南强梦”，我真心地为他们感到欣喜。这欣喜决不因为是他们完成了一部博大精深的论著，就《南强梦》本身而言，这不过是几位学子对母校建设的杂感而已；更不是因为他们出了这样一本集子，每个人将会得这样或那样，精神或物质的奖励，事实上，他们中的每个人从开始到今天，编写《南强梦》都是为尽一份南强学子之情。我所以欣喜，完全是为了他们切切实实地完成了一项决不轻松的工作。他们没有象许多人那样，对厦大所做的只是一味地评、一味地说，甚至一味地抱怨，他们在勤勉踏实地做着，他们把对母校的爱，对母校的期待，甚至对母校的那一份不满足，都深切地融进了这一项艰辛的工作，融进了这一个不寻常的“南强梦”。

我崇尚这样一种“操作精神”，或者叫作“行动的哲学”。

最近读到王蒙的一篇十分有趣的文章。他的一项发现真让人叫绝。他先列举了一位洋人写的“有关夫妻和谐”的几个注意事项，如①丈夫刚下班，切忌向他诉说家中诸事（因此时他太累，兴奋灶还在自己的事务上）。向丈夫谈家事妻

事的最佳时机是晚饭后半小时至一小时。②丈夫对妻子的打扮不可掉以轻心。她换了发型，换了服装，换了鞋袜，都应引起丈夫的足够兴趣……等等。然后又列进了一位国人写的同题文章：你要夫妻和谐吗？首先要有共同的理想、追求、价值取向，使你们双方成为具有崇高目标有共同事业的终生伴侣。其次要树立对己对人对于子女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感，赋予爱情婚姻以严肃的内容。第三要劳逸结合，不断丰富更新共同的生活内容。第四要注意性生活的和谐，性生活同样要体贴对方。第五关于财产……

列举之后，他发现，原以为洋人真琐碎，鸡毛蒜皮，言不及义，把爱情庸俗化了。后来却觉得，那中式的夫妻和谐论貌似颠扑不破与洋洋洒洒，实际上千篇一律，缺新意，可操作性极差。

真可谓“与我心有戚戚焉”，的确，人们愈来愈习惯了从根本上，从整体上，从关键上看问题想问题和解决问题了。从而找出了许多大道理——叫作纲——认为大道理是管小道理的，纲是管目的。认为有了大道理就可以使小问题迎刃而解，举了纲，目就一定张。而事实上，即使是上述那些道理全部通晓的夫妻难道就不吵架了吗？又有几对夫妻纠纷不是由于“鸡毛蒜皮”而是由于理论论战的吗？上述所列虽是一件极普遍的小事，但无疑代表和反映了中国人的一种说的时候想不到干或甚至是光说不干的心态。

类似的情况在我们的校园中也是不乏其例的。人们畅谈着厦大的过去，放眼南强的未来，人们指责学校这样那样的不足，人们抱怨“南强巨石”不随人意地竟然风化……却少有能人贤士来真正切实地做点什么。有“巨石风化了，

我来填一小块”的勇气和精神的人委实少了。

学生会中，自治社是大家很熟悉的机构，它的成长、发展和成功的今天，是很值得我们每一位有志于厦大振兴的人士关注的。它的产生是在一次偶然的谈话中，完全是为了使学生会“维护同学的切身利益”的行动让大家有切实的感受。产生伊始，谁也不知道到底该怎样去工作，该做些什么，更没有人会想到自治社竟会如此成功。那时候，几位自治社创始人就是本着一件一件事情慢慢干起来再说的原则，开始自治的。他们先是找了一个服装店的老板，请他赔偿给同学们带来的损失；接着为爱丽丝发廊烧焦了同学的头发而全力调查……几件事情有头有尾地干下来之后，人们渐渐地发现，自治是完全可能的，是有效的，于是，信任自治社的同学越来越多，参与自治的同学也越来越多了。进而，大家觉得“参与”是实际的，不是标签、不是口号，参与校园管理是完全应该，也完全可以化为一项一项具体的工作的，正如生活自治社的工作一样。

或许会有这样的观点出现，认为自治社的工作对象无一不在身边，所以好干，好落实。这当然是部分的事实，但我就想问，你认为又有哪些事情不是你身边的呢？你就觉得创造一个良好的校园氛围的工作不是“身边的事”吗？应当说，只要人人都具有那样一种“操作精神”，我们的事业会比现在前进数倍。

美国历史学家康马杰教授在他的洋洋五十万言的《美国精神》一书中，曾略带自豪地写道：“美国人讨厌理论和抽象的思辨”，“美国是世界上最少研究哲学的国家”，“而且是形而上学的抽象思考的死敌”。对这样的宣称我们自然应

当保留“看法”，但这种“美国精神”无疑是值得我们——尤其是今天的我们——认真借鉴的。我总以为，我们（中国知识分子）为大道理，为动辄的整体研究，宏观研究、关键所在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未免太多了。我们缺的，正是美国人这种“讲求实际”的精神。

就事论事地说，“南强”的振兴倘离开了从身边的“琐碎”的事情做起的精神，一切的分析总结，一切的大道理都将有可能成为空谈清说，“南强”，则极可能永远成为一个五彩的——梦。

借题发挥地谈，我们的国人倘不能深切体会和实践这样的“操作精神”，依旧都不去从事救国的具体实践而辩论救国的大道，则中华的腾飞也只能永远是一幅“宏伟蓝图”了。

赖 军（厦门大学学生会主席）

八九年三月十二日植树节

于图书馆

目 录

南强梦序	李维三
操作·行动(代前言)	赖 军(1)
第一章 南强寻梦	高 俊(1)
第二章 海岛沉浮	梅 涛(14)
第三章 亚南风范	徐宁波(31)
第四章 南强之星	应 星(44)
第五章 学子风骨	徐足之(59)
第六章 南强之光	徐足之 刘少华 高俊(75)
附 录	
寻找终极性	邹振东(108)
潘懋元教授谈《南强梦》	(84)
后 记	徐足之

第一章 南强寻梦

啊，记忆！你是黑暗中的微光！旧日
思想中飘渺的远方！依稀可闻的逝去的喧
嚣！沉埋地下岁月的宝藏！

——维克多·雨果

历史的结帐，不能象数学一般精密，
写下许多小数，却只能学粗人算账的四舍
五入法门，记一笔整数。

——鲁迅

1988年6月15日，牵动成百上千厦大人的三家村橱窗里
传来“SOS——南方之强的巨石风化了！”。醒目的标题下附
有全国（包括台湾）二十所综合性重点大学从1983年至1985
年发表的国际性学术论文表。遗憾的是，堂堂的厦门大学排
在最后一位。

就象法国人有朝一日得知艾菲尔铁塔已经腐化，美国人
如梦初醒明白了自由女神像即将坍倒，埃及人可能万万没有
想到狮身人面像已经裂缝……厦大人的心情该是多么复杂
啊！

美丽沉寂的厦大校园似乎失去了平衡，时代的天平宛然
失重，历史法官依稀罢黜，时间老人仿佛死亡！

骄傲与悲奋！？希望和失望！？惋惜与忧患？！依恋和
失恋？！理想与梦幻……

往事幽幽，南方之强安在？！

时事察察，南方之强何驻？！

来事茫茫，南方之强怎往？！

然而——

群贤楼前的校主陈嘉庚先生却会心地微笑了，笑得那么
神秘。

也许，他想说：在全国千余所大学中，厦门大学能排在
综合性重点大学第二十位，似乎不尽人意。但假若我们把名
次变成一位数，中国人特有的红眼病不是又会复发吗？

或许，他想说：我们是应该时刻看到咱们厦门大学在全
国高校中的地位和形象，更重要的，我们还是要看看咱们中
国的高校在世界高校中的地位和形象！倘若中国在世界一体
化教育中，没有一点份量，我们是该杞人忧天！

也许，他想说：厦大的主人们，我要你们记住司马迁的
话：“世有大勇者，无故加之而不怒，猝然临之而不惊”。

或许，他想说：我是一个脾气很坏的实业家，我提醒你们
注意：当心有朝一日，我拿起拐杖，指着你们高贵的头颅，
骂你们不肖子孙！不过，我是非常想把我这顶破旧的礼帽戴
在你们的头上！

是啊，我们是一个在心理上再也输不起也再也赢不起的
民族。如果说抗日战争，国难当头，我们需要筑起血肉长
城，那么，八十年代国运多舛，我们更需要筑起精神长城！

六十八年的历史给了厦大什么呢？

什么是南方之强的精神长城呢？

李政道，这个美籍华裔物理学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说得很不错：一个只依赖过去的民族是没有发展的，但是一个抛弃祖先的民族也是不会有前途的。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和总结厦大的历史呢？

早在1927年，鲁迅先生对当时的厦大“仿佛全感空虚”而愤然离去。那时，有几个厦大人能真正理解他呢？

今天，我们回忆起鲁迅先生在厦大的短暂历史，仿佛可以推测他那深深的绝望，也许他的走，是对沉闷封闭保守僵化的厦大以行动的反抗。

我们再也不能回避对厦门大学的历史命运进行深深地反思了！

历史无疑是人创造的，但历史的错综复杂永远是连汤因比这样的大历史学家也无法解答的。从野兽横行的世外桃源到冢墓累累的荒僻之野，再到楼堂馆舍的栉比鳞次。这块平凡而伟大的土地该发生了多少动人的故事。

在这里，我们可以追寻明末郑成功在演武场练兵的硝烟。

在这里，我们可以追寻清王朝当时的阅兵场和跑马场的耀武扬威。

在这里，我们可以追踪黄发碧眼的洋人们打高尔夫球的寻欢作恶。

但我们无法理解几千年的封建统治阶级为什么把战场一直推到海疆？

同样地，我们也无法理解富丽的唐王朝为什么想到在这里建南普陀寺庙而没有想到办一所学校呢？

白鹭的啾啾，使这里成为鹭岛最辉煌的一章，民生的嚎哭，刺痛了多少代赤子的心魂。

“教育不振则实业不兴，国民之生计日绌，……，言念及此，良可悲已。吾国今处列强肘腋之下，成败存亡千钧一发，自非急起力追难逃天演之淘汰。鄙人所以奔走海外，茹苦含辛数十年，身家性命之利害得失，举不足撓吾念虑，独于兴学一事，不惜牺牲金钱竭殫心力而为之，唯日孜孜无敢逸豫者，正为此耳。”

这就是陈嘉庚先生内心的独白！

然而，有人却说：陈先生是个大资本家，他居然肯出巨资创办厦门大学，无非想同美国大财阀摩尔根创立哥伦比亚大学一样，使大学资本化。这是何等超群卓尔的想象力！

【资料卡片之一】

1919年，陈嘉庚曾经写道：“专制之积弊未除，共和之建设未备，国民之教育未遍，地方之实业未业，此四者欲望其各臻完善，非有高等教育专门学识，不足以藏等而达。吾闽僻处海隅，地瘠民贫，莘莘学子，难造高深者，良以远方留学，则费重维艰；省内兴办，而政府难期，长此以往，吾民岂有自由幸福之日耶？且门户洞开，强邻环伺，存亡绝续，迫于眉睫，吾人若复袖于旁观，放弃责任，后患奚堪设想！”

一颗赤子之心在颤抖；一颗焦灼之心在燃烧，一颗爱国之心在倾诉；一颗诚挚之心在等待。

据说，仪表皇皇，满腹经纶的江精卫首先主动提出愿出任厦门大学校长，也许自有先入之见，然而历史拒绝了他的请求。

历史赐给人的机会往往只有一次，然而，首任校长邓萃英似乎视之泰然。据说，他曾想到东北办农场以济厦大，这似乎是用心良苦，但历史又一次把他的愿望送到了南普陀的“大悲殿”。如果说秦始皇造长城的伟大想象力是没有超越土地的想象力，那么邓萃英的想象力，却真正地超越了土地而成为跨时空的想象力了。

尼采，这位反理性主义的狂人，曾借查拉图士特拉之口说，人的精神要经过三种变形，从骆驼至狮子，从狮子又到赤子。

那么，陈嘉庚办厦大的精神是骆驼阶段？狮子阶段？还是赤子阶段？

1921年4月6日，厦门大学假集美即温楼正式开学。厦大师生高唱校歌：

自强，
自强，
学海何洋洋。
谁欤操钥发其藏。
甍江深且长，
致吾知于无央，
吁嗟乎南方之强！

在开校典礼上，当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先生偕夫人，听到这嘹亮的歌声时，他们都思考了些什么呢？“中国女学概

说”？，还是“现代教育之趋势”？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说过，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

那么陈嘉庚办厦大的精神又在哪一境界呢？

在中国，一个人的行为往往不被人所理解，当包玉刚投资的宁波大学，李嘉诚投资的汕头大学接二连三的竖起的时候，人们才发现早在1961年陈嘉庚先生就千古了，他所创办的厦门大学已经风风雨雨六十有余了！

对这样的“历史玩笑”，诗人哲学家似乎琢磨得更透一些。

泰戈尔说：第一没有第二，便是空虚，第二使第一真实可靠。

历史过去了，我们不必哀伤。从“郁郁乎文哉”的西周到“官学失守”的稷下学宫时代，从汉代的大学到唐代的六学二馆，从宋代的书院到陈嘉庚的“毁家兴学”。每一步都是那么地艰难！

林文庆，这位出生在新加坡的闽侨，1921年7月走马上任厦大第二任校长时，下车伊始决心可谓大矣。他宣称要把厦大办成一所“生的非死的，真的非伪的，实的非虚的大学”。

1921年，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永远值得纪念的。岳麓山下，毛泽东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未名湖畔，蔡元培先生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赋予了北大永久的活力。而此时五老峰下的演武场上，一幢幢闽南风格的建筑拔地而起。“历

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然而，南普陀的香火并没有保佑厦大平安无事。无论是1924年第一次学潮后大夏大学在沪的诞生，还是1926年第二次学潮缘及鲁迅离厦。（恩格斯说）我们要求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但为什么远嫁的王昭君至今还令人回味无穷呢？我们往往把鲁迅到厦大作为美丽的佳话，事后为什么没有仔细深思他为什么来去那么匆匆呢？当我们几度在这块峥嵘的土地建起鲁迅纪念馆，鲁迅石雕像的时候，我们的目的何在呢？

从1921年的私立到1937年国立，从陈嘉庚到萨本栋，从国民政府的认同（“基金充裕，成绩尚佳、各种设备亦甚完备”）到五院（文、理、法、教育、商）二十学系的“初具规模”的“南方之强”。十六年的私立历史给我们的启示，难道还少吗？

自强，
自强，
人生何茫茫，
谁欤普渡驾慈航。
鹭江深且长，
充吾爱于无疆，
吁嗟呼南方之强！

在世界历史上，常常发生举世闻名的大迁徙，有雅利安人取代达罗毗荼人进军恒河的迁动，有西哥特人席卷罗马帝国的狂飚，有十字军东征的浩举，有成吉思汗挥扫欧亚大陆的威风……但从末有过举国迁校的历史大运动，北大迁到昆

明，武大迁到乐山，厦大迁到长汀……我们从这历史性迁校运动中得到了什么？

1937年，年仅35岁的萨本栋受命于危难之际，在迁汀中，要渡过鹭江，九龙江及十多条溪流，道路崎岖，土匪出没，车辆奇缺，三百多公里的山路至今还向人们诉说着动人的故事。

【资料卡片之二】

“厦门陷落后，厦大内迁闽西长汀，迁移之初，全校员生颇以生活不惯为苦，……，唯汀环境清幽为藏修之佳地。是时，该校校舍因陋就简仅有长汀县文庙及长汀饭店两处，所幸全校人数不多，尚能勉强容纳，……经萨（本栋）前校长及全体员生之茹苦含辛，惨淡经营，……抗战步入艰困阶段，厦大食指浩繁，员生生活备受威胁，然独箸食瓢饮，短褐粗衣，夜烛晓窗，相对讲学，其探讨学术之精神与兴趣仍无减于昔日。”（香港四十年代《星岛日报》）

经济的落后，在哲学文化思想上能演奏第一把提琴；环境的困苦，往往是“玉汝于成”的超越杠杆！求实、严谨，团结和勤勉。

这就是长汀精神！

倘若缪斯的翅膀一只是拚搏，一只是思想，那么理想正是缪斯的风帆。拚搏在很大程度上催发理想得以自由翱翔，而思想只有在理想的冲撞下才能得以激发出智慧的火花。

萨本栋，也许不知道同时代的方志敏烈士说过“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